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郁达夫

感伤的幻旅

桑逢康 著

感 伤 的 行 旅

桑逢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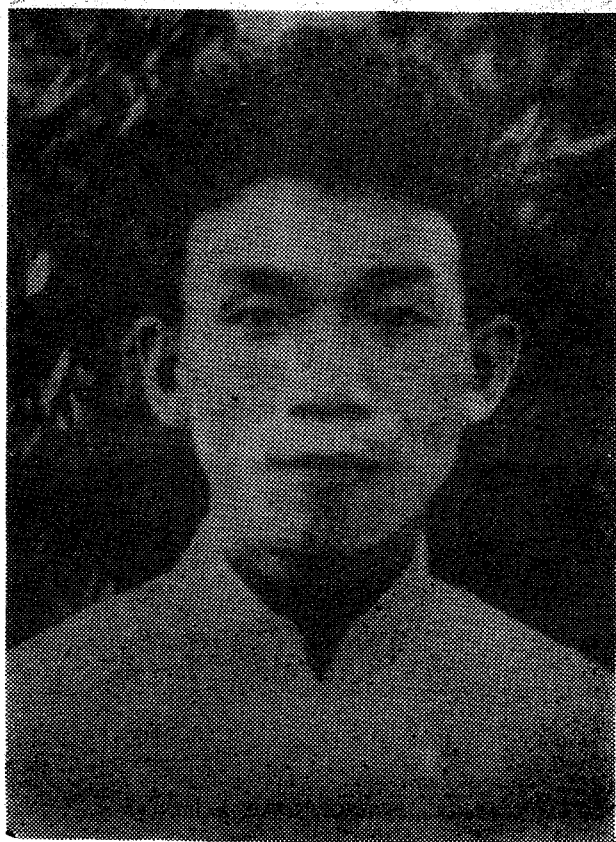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45千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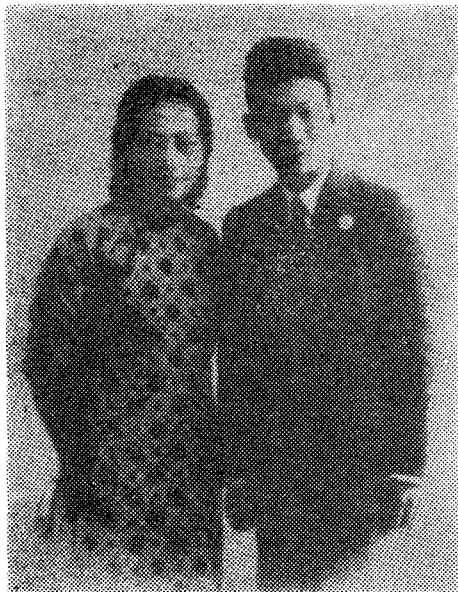
印数: 1—4,650 册

ISBN 7—5378—0112—6

I·109 定价: 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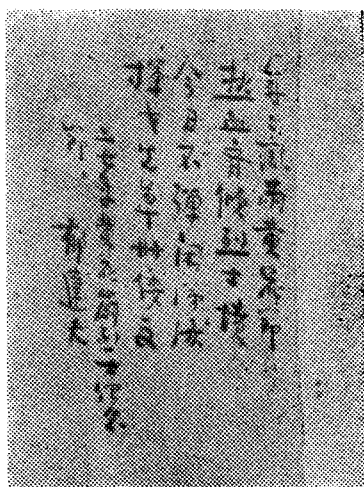


郁达夫像 一九二七年摄于上海



↑ 郁达夫与王映霞

↓ 郁达夫手迹



1936年12月12日郁达夫（前排中坐者）出席日本作家林英美子（前排左二）、村松梢风（前排左一）等人在日比谷山水楼举行的欢迎会。

（以上照片由陈子善提供）

卷 头 语

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象。

——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

目 录

第一章 沉 沦

- 一 雪夜破童贞·····(1)
- 二 报国苦无门·····(19)
- 三 婚姻非自主·····(44)
- 四 颓唐本质清·····(54)

第二章 创 造

- 一 《沉沦》骇俗世·····(63)
- 二 创造复创造·····(89)
- 三 古都伤怀·····(118)
- 四 南北奔波·····(149)

第三章 恋 火

- 一 奇迹会来临吗? ·····(175)
- 二 恋爱的冷热病·····(192)
- 三 梦中之梦·····(204)
- 四 生涯的转机·····(222)
- 五 啊! 这一夜·····(240)
- 六 时艰唯情深·····(248)
- 七 富春江上神仙侣·····(272)

第四章 毁 家

- 一 风雨茅庐·····(286)

- 二 冰冻三尺.....(299)
- 三 毁家之始.....(325)
- 四 丽水齟齬.....(334)
- 五 公开爆发.....(348)
- 六 貌合神离.....(364)
- 七 协议离婚.....(376)

第五章 酬 国

- 一 天意似将颁大任.....(394)
- 二 神秘的旅人.....(405)
- 三 通译乎？胡译乎？.....(421)
- 四 韬晦.....(435)
- 五 异域捐躯，终成大义.....(451)

后 记.....(470)

第一章 沉 沦

一 雪夜破童贞

纷纷扬扬的大雪接连下了两天。

厚厚的积雪，把日本关西一带的乡间封锁住了。远近的景物混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种单调的白色。除了寒冷和寂寞，别的一切好象都已不复存在。

就在鹅毛般的雪片还在漫天飞舞着的一天午后，有一位年轻人悄悄踏上了东海道线开往东京方向去的客车。他的身子又瘦又长，面貌无俗气，但也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一张平正的脸上，长着一双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略为粗大的鼻子。头戴的制帽上有两条白线，一看就知道是高等学校的学生。

郁达夫。这就是郁达夫。

1915年（日本大正四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毕业后，9月初被分发到日本西部的商业都会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这一年他虚岁二十。八高的校址设在东乡区域的乡间，离市中心约有两、三里路远。附近并没有居民，只有几家与学生做买卖的文具店、菜馆和旅舍，象毫无章法的棋手随意摆出的棋子一样，零零落落地散缀在麦田瓜地的中

央。除此而外，校舍的近旁多是丛林空地，小阜低岗。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少。在这样一个充满了田园趣味的乡下读书，郁达夫来到异国后所身受的种种歧视和虐待，比在东京时减少了些，但因为正值二十岁的青春年华，仍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他的体内发育伸张着。

寒假转眼就到了。同学们回家的回家，访友的访友，郁达夫一个人呆在冷冷清清的旅舍里更是难以忍耐了。面壁而立，孑然一身；向隅而泣，自叹命运多舛。每当这个时候，他总禁不住要想——

“啊啊！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造了一个亚当不算，还要另造一个夏娃？人类的这两个始祖，赤身裸体，在伊甸园里过着无情欲无邪念的和谐美满的生活岂不很好，他们为什么又要偷吃树上的禁果呢？这下可好，如今却累得我这个亚当的子孙望着那善恶树上的果子饥渴难熬了。可是，可是，我的夏娃又在哪里呢？”

夏娃在伊甸园里。伊甸园在天国里。天国自然在天上。天上——正下着大雪。

他的夏娃不在天国里。他必须到地上、到人世间去寻找。

连日大雪，下个没完没了。路上行人几乎已经绝迹。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热所驱使，郁达夫决定出去冒一次险，尝一尝伊甸园里的禁果究竟是什么滋味。

天气冷得很。猛烈的暴风雪裹裹着他那又瘦又长的身子。粗大的鼻子冻得通红。嘴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在这样的严寒里，从嘴里和鼻子里冒出来的热气一下子就变成了白雾状的东西。

顶风冒雪，他深一脚浅一脚，趑趄趑趄，好不容易跑到了名

古屋火车站。

火车已经快要开了，他赶紧掏出钱来买票。

“你到哪里去呀？”售票的职司问道。

“去……东京。”

郁达夫自然不好明说自己此番秘密出行的目的，他糊里糊涂地竟买了一张去东京的车票。

在车厢里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又把有两条白线的制帽取下来，抖了抖上面的雪。发长数寸，乱披额上，给他的那张肖像上又增添了若干颓废的意味。

“呜！——呜！——”

火车在漫天大雪中向东开去。大地是一个银白色的世界。

郁达夫默默地靠在三等车厢的车窗口，面色忧郁得很，好象胸中横亘有万千的哀怨，而又说不出的样子。长长的列车在无边无际的雪野里象一条蜿蜒爬行的蛇。啊啊！正是狡猾的蛇，引诱夏娃和亚当吃了禁果的。那些赤裸裸的“伊扶”^①的遗类也正在引诱他。一想起自己将要进行的冒险，郁达夫真是又兴奋又感到恐惧。

他也不知道自己“性”的意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萌发的。莫非是？……

旧历新年的上灯佳节。劈里啪啦的爆竹声，在依山傍水的富阳县城此起彼落地响着。郁文（达夫），白天在县立高等小学领了毕业文凭，晚上又参加了学校专为毕业生举办的送别酒宴。喝了几杯酒，他的尚带着几分稚气的脸上泛着红光，一种不能抑制的欢欣把他的心胸涨满了。尤其是学校奖给他的一册《吴梅村诗

^①即夏娃。

集》，更使他爱不释手。笑呵呵地，他即席赋诗道：

“吾生十五无他嗜，只爱兰台令史书；忽遇江南吴祭酒，梅花雪里学诗初。”

国文教员很欣赏他的才华，觉得这个学生殊堪造就，前程未可限量。他亲自给郁达夫斟满了一杯酒，笑咪咪地问道：

“郁文同学，毕业后准备到哪里深造呢？”

“去杭州府上中学。”

郁达夫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可是一想到将要和赵家的那位少女就此分手远别，他那颗刚刚十六岁的少年的心里又仿佛惘惘然若有所失。他好象第一次对同龄少女有了牵挂。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端在手里的那杯酒因此也没有心思再喝了。

“我得去和她告别一下才是啊……”

他想。于是轻轻放下酒杯，中途退席，走出了校门。

这一晚的月亮真是好得很，天气也温暖如春。郁达夫踏着皎洁的月光，径直向赵家快步走去。他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勇敢起来了，一班之中年龄最小的他，平日胆量很小，又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行为。然而自从认识了那位赵家的少女以后，他的童心竟被搅乱了，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只要一见到她，胸腔里的一颗心总是突突突地狂跳个不住。

满天的雪花被风卷着飘浮在空际里，又终于坠落在地上。沿途的积雪愈堆愈厚。可是在厚厚的积雪下面，那植根于沃土的细草萌芽，不正怀着望春之意吗？人也是这个样子的。

郁达夫坐在车厢里，回想起那天晚上他推门进去时，赵家的少女正独自坐在大厅里的桌子边上练习写字，背上拖着一条长长的、乌油油的辫子。一盏洋灯明晃晃地照着。听见了脚步声，她

并没有扭转头来，只漫声地问了一句：

“是谁呀？”

郁达夫故意屏着声，提着脚，轻轻地走到了她的背后。

“噗——”

他鼓着腮帮子，使劲一口气把她面前的那盏洋灯吹灭了。月光如潮水似的一下子灌了进来，浸满了整座大厅。

“啊！——”

她高叫了一声，马上转过头来。一见是郁文，有些惊讶，又满心欢喜的样子。在水银似的月光里，她那张瓜子形的白嫩的脸庞更加显得有如玉琢粉雕一般。红红的嘴唇半张半合，欲言又止。

郁达夫怎么也熬忍不住了。心里突突突地跳着，他顺势伸出了两只手去，轻轻地捏住了她的手臂。

“……”

赵家少女并没有躲避，更没有叫嚷。好象是为了让郁达夫把她的手臂捏得更紧一些，她索性扭转了身子，笑吟吟地望着他。

郁达夫颊上浮起了两道红晕，呼吸也更急促了些。他微笑着立在她的面前，两眼注视着她的美丽的面庞：赵家少女的腮边虽则有一点桃红，然而因为她那妩媚的长眉，和那高尖的鼻梁的缘故，终觉得有一层凄冷的阴影，投在她那同大理石似的脸上。

一轮圆月在夜空中高挂着。月明如昼，门前的一排柳树，庭院里杂种着的鲜花，也都沐浴在水一样的月光里。

她看看他又看看月亮。

他看看她又看看中庭的空处。

此时万籁俱寂。远远近近的爆竹声忽然一齐都停息了。只有一种声音象无声无息的月光一样沁入了郁达夫的耳中——

他的心跳；还有，她的心跳。

赵家少女不发一语，他也并无一言，只是轻轻地捏着她的手臂。除此而外，一切别的动作，轻薄的邪念，大胆的表现，一点儿也没有。但一股满足、深沉、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溶了郁达夫的全身……

一对少男少女就这样在月光里微笑着默默相对。彼此的心里都象月光那样柔和，也象月光那样明净。

不知过了多久，她终于轻轻地开始说话了：

“今晚上你在喝酒？”

“是的，是在学堂里喝的。”

她把脸庞朝郁达夫胸口偎了一偎，又低声问道：

“明天你就要上杭州去考中学去么？”

“嗳，是的。明朝坐快班船去。”

郁达夫恋恋不舍地说，把她的手臂捏得更紧了一些。

门外头她母亲和女仆说话的声音渐渐儿的近了。郁达夫这才放开了两手；她忙着立起来擦火柴，点上了煤油灯。

“啊啊，那年我高小毕业，才十六岁哪！”

郁达夫坐在东去的车厢里，一边回味着那时在月光里同赵家少女相对时沉醉似的恍惚，一边在内心的底里，又泛起了一点极淡极淡，同水一样的春愁。

少男少女的并非爱情的爱情，是纯洁无邪的。

郁达夫是纯洁无邪的，曾经是纯洁无邪的。

可是，那邪念又是什么时候象魔鬼一样附着在他的身上的呢？车窗外绵绵密密的雪花兀自漫天飞舞着。郁达夫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碾过时的有节奏的声响，一边又摸索起自己人生行旅中的一段轨迹来……

上海天蟾大戏院。楼上楼下的观众满坑满谷。郁达夫坐在花楼包厢里，四围的珠玑粉黛，鬓影衣香，几乎把他这个初到上海的乡下青年，窒息到回不过气来。眩惑与昏迷中只听得人们嘁嘁喳喳在议论着：

——“今晚的压台名剧是贾璧云的拿手风头戏……”

——“贾璧云？这位小旦真是色艺双绝啊！”

郁达夫心里动了一下。慕名加上好奇，竟使得他巴不得能马上睹贾璧云的丰采。伸长了脖子等候许久之后，忽然舞台灯光加了一层光亮，台下的观众也纷纷起了波动。郁达夫睁大着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注视着舞台。一阵有节奏的鼓点与京胡、二胡的琴音。那位名噪一时的旦角终于登场了，一个亮相，就紧紧勾住了满场观众的视线。其中就有一双细小的眼睛：郁达夫的眼睛。在他看来，这位旦角的身材、容貌、举止、服装，的确无一不美，足以挑动台下男女的柔情。演的剧目又是全本的《棒打薄情郎》，正是这位色艺双绝的小旦最拿手的好戏。男扮女装大概是中国戏剧成功的奥秘，因为男人见了扮的是女人，女人见了知道是男人扮的。观众无论男女，都把演员视为异性，无怪乎一个个都为之颠倒发狂了。观众被搔到了痒处，他们紧紧抓住那些带有暗示的话语，并在上面添上一些猥亵的含义。刚刚唱了几句就博得了满场的喝采，有的人发出了噢噢的叫声，还有人在吹口哨。那情景，也许和巴黎的先生太太们看娜拉的表演颇有些相象之处。郁达夫感到了眩惑，感到了头晕。在几个钟头之前，他对上海人欲横流、颓废腐化的空气原本感到不满，然而此时也有点支持不住了。回到旅馆之后，精神兴奋，直到早晨三点，方才朦朦胧胧地睡去。睡又睡不安稳，颠来倒去地尽做些色情的迷梦……

这事发生在他跟随长兄郁曼陀去日本留学之前，路过上海的

时候。那一年他仅仅阅世十七年多一点。然而性的启发，外界的刺激，在这次上海的几日短短逗留之中，竟使他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灵肉的交感之中。

寒风裹着雪片，一阵紧似一阵。车厢里也相当冷。

已经到了吃晚餐的时候了，食堂车的仆欧拿着菜单来散。

“有酒么？”郁达夫问道。

“有的。”仆欧回答说，伸手接过了郁达夫手中的钱。

在孤冷的客车里，郁达夫独自喝着热酒，思绪忽而又转到了他来到东京以后的情景……

两性解放的新时代，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和学生群众——中来得特别地多，特别地杂。易卜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年青的郁达夫当然不能辨别出哪些是有益的营养，哪些又是有害的毒鸩，又加上他是一个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所以尽管他灵魂洁白，生性孤傲，也难免不会成为这洪潮上的泡沫，在两性解放的涡旋中淹没与消沉。尤其是当他谙熟了日本的言语风习，谋得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获得了官费生资格），揖别了血族相连的亲戚弟兄，独自一个在东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灯下，或街头漫步的时候，最恼乱他的心灵的，便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樱花烂漫的时节。东京市外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里，一些无邪的日本少女在兴高采烈地采花，嘴里曼声唱着一首赞美樱花的古谣：

“樱花啊，樱花啊！

暮春三月天空里，

万里无云多明净，

如同彩霞如白云，

芬芳扑鼻多美丽。

快来呀，快来呀！

同去看樱花。”

那两个唱歌的日本女学生，皮色滑腻通明，细白得简直象磁体。郁达夫大着胆子走上前去和她们攀谈。

“咲いた、咲いた櫻が咲つた。そんなの歌はとつほ素敵”。

（樱花开了，樱花开了。你们的歌声真好听啊！）”他模仿着江户（东京）腔的卷舌音招呼道。

“ちが、ちがう素敵なのは櫻。”（哪里哪里。樱花真美丽哪！）”

日本的女子，她们历代所受的都是顺从男子的教育。郁达夫和她们谈着，笑着，草地上躺着，吃吃带来的糖果之类，简直象在梦里一般。

“你是一高的么？”一个女学生注意到郁达夫学生制帽上的两条白线，就笑嘻嘻地问道。

郁达夫笑着点点头。

一阵春风吹过，几片樱花坠落在那两个女学生乌油油的发髻上。郁达夫忽然想起了刚刚读过的《万叶集》中的一首短歌，就情不自禁地吟唱了起来：

“少女采樱花，

樱花插满头。”

“你呢？——”两个女学生笑着接唱道：“男士采樱花，樱花插发游……”

“哈哈！”郁达夫仰天大笑了。伴着一阵笑声，他又和她们一齐唱《万叶集》中的另一首短歌：

“记得去年春，逢君且恋君。

樱花今日发，迎驾有芸芬。”

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一个蓄着仁丹胡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象是这两个女学生的长辈或者监护人。他用一种锐利而又充满怀疑的眼光，把郁达夫上下打量了一番。

“唔唔，你的日本话倒说得不错。可是贵国呢？是上海？还是朝鲜？”

郁达夫有些脸红了，嗫嚅着说：“我是中国留学生。”

两个雪白的磁娃娃几乎同时惊叫起来：“哦，支那人吗？”

当她们说“支”字的时候，故意把鼻头皱起来；说“那”字的时候把鼻音拉作一个长顿。总之，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中国人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如花似玉的日本少女的前头，郁达夫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她们脸上顿时流露出极端厌恶和轻蔑的表情。这使郁达夫深深受到了侮辱——一种弱国子民所受的侮辱与欺凌。他悻悻地走开了，同时歌德《迷娘的歌》中的一句诗便立时跳入了他的脑海里：

“你这可怜的孩子呀，

他们欺负了你么？唉！”